

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沐清雨

著

Company is the most soulful confession of love

军旅暖爱代表作家沐清雨极具口碑成名作

原名《幸福不脱靶》 赠“幸福日记”

续写全新结局，让幸福延续！新增人气番外，幸福感爆棚！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光若有张
不老的脸

沐清雨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 沐清雨著. —北京: 中国
华侨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13-6229-2

I. ①时…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8838号

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

著 者: 沐清雨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月 姝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312千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229-2

定 价: 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婚姻困难户 ... 005

第二章 建设性想法 ... 029

第三章 幸福的阶梯 ... 079

第四章 无忧三定律 ... 137



Company is the most soulful confession of love

第五章 幸福的忧伤 ... 173

第六章 与幸福有约 ... 237

第七章 幸福不脱靶 ... 289

番外 幸福的定义 ... 347



距离划分时

他步子太快，牧可跟不上，只好小跑着去拉他的手：“你走慢点等等我啊，别像冲锋似的。”

贺泓勋却挣开她的手：“在部队不要和我拉拉扯扯，记得随时保持二十公分的距离。”然后又压低声音说，“没人的时候，零距离。”

至于因她裙子长度引来的回头率，贺泓勋不禁感慨：谈恋爱就是累，嘴上则警告她：“下次再穿这么短看我不关你禁闭。”

牧可不以为意地顶回去：“我是满足你的虚荣心，搞得像是有损安定团结扰乱军心一样。”

亲密进行时

第一次去部队，政委对于两人十岁的年龄差这样说：“正好，像是你

栽的小人儿，好好培养。”

牧可不高兴了：“怎么说得我像你女儿？”

贺泓勋皱眉：“你这么说以后亲热的时候我会有心理障碍。”

牧可龇牙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我啊？”

贺泓勋戏谑之心起，他笑言：“听没听说过老婆要越找越小？”

牧可咬了他一口：“干吗总欺负我？”

贺泓勋一脸温柔：“你笑起来特别好看，单纯得像张白纸。”

牧可甜笑着问：“我是白纸的话你是什么？”

贺泓勋神色平静地扔出两个字：“报纸！”

那晚，牧可被安排在贺泓勋的房间里。

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牧可赶他去招待所。

贺泓勋拎她小巧的耳朵：“这可是我的地盘，我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倒先急着赶我了？”

牧可耍赖：“不管你，你爱睡哪儿睡哪儿，反正不许在这儿。”

贺泓勋当然不会留下，去办公室休息前他说：“要是你半夜害怕，允许你给我打电话，如果你邀请我回来睡觉，我是非常乐意的。”

牧可急吼吼地推他：“我才不会半夜给你打电话呢。”

贺泓勋趁机在她脸蛋上亲了一口：“别嘴硬，据我预测，过不了多久……”

馈赠礼物时

贺泓勋送牧可的第一份礼物是他的一个月工资。

牧可不解：“你干吗给我钱啊？”

他玩世不恭地回答：“你一天要吃那么多零食，我担心你挣的都不够花，给你留着壮胆。”

牧可不肯接受，非要还给他。

贺泓勋就不高兴了：“还什么还？你有是你的，我给你的是我给的，收着！”

或许是头开得不好吧，以后多年，他也没正儿八经地送过礼物。

牧可抱怨时，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的心，我的身体，我的钱包，统统都是你的，还要什么礼物？再说了，工资卡不是都交公了？喜欢什么自己去买，不用报告。总控制量就那些，花完了事。”

闺蜜向薇评价他：“这种男人简直是军旅版的费云帆。”

牧可皱眉：“我看他是山寨版的！你见过千杯不倒、百杯乱跑的费云帆吗？”

就费云帆这个话题，牧可通过电话和身为该事件男主角的贺泓勋聊起来：“向薇说你是军旅版费云帆，可我怎么看也在你身上找不到半点费云帆的影子。”

贺泓勋当时正在深山老林集训，他对着信号很差的手机吼道：“费云帆？谁啊，哪个团的？”

结婚筹备时

结婚前夕，贺泓勋领牧可去选戒指：“现在不都时兴钻的嘛，咱买颗大的。不过给女人买东西我是外行，你自己选，我只管给钱。”

牧可有点小情绪：“怎么变成了给我买一颗啊，难道是我和别人结婚你送的礼物？”

贺泓勋解释：“军人不能戴戒指，买的话也是摆设，根本没用。”

牧可握住他的手：“我不管，就算是摆设，结婚那天也要戴一次。”

贺泓勋只好顺她的意。然而，面对营业员的极力推荐，他却说：“我的随便，你把我媳妇儿喜欢的试合适了，开张票给我就行。”

对于牧可的选择，他还有些不满：“这颗太小了，我再穷也不能亏待

了媳妇儿，怎么也得买颗实在的、耀眼点儿的啊。”

营业员小姐被逗笑了：“先生对你可真好。”

不等牧可回答，贺泓勋就说：“应该的。不对自己媳妇儿好对谁好？等别人替我对她好的时候，她就不属于我了。”然后指挥营业员，“给她换颗大的。”

第 一 章

婚 姻 困 难 户



- 单身汉的日子很惨。
- 我只懂战术，浪漫那种艺术活我干不了。
- 军用地图再好看能比得上老婆的脸啊？
-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来的闲工夫谈恋爱？

东边的天际尚未露出微光，大地尚沉睡在月光的笼罩之中，那些清醒着的人却已经隐约闻到空气中流动着的淡淡火药味，那是战争特有的气息。

位于隐蔽地带的简易指挥中心里，几名年轻的军官正有条不紊地操纵着电子仪器，沙沙的电流声持续不断。

身穿作训服的贺泓勋如松般站在高清电子屏幕前，将整个战场的全貌尽收眼底。

这时，预警讯号传来：“暴怒，暴怒，猎物已进入我军伏击地点。”

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表，嘀嗒声中，轮廓分明的脸上划过神秘的微笑，低沉浑厚的声音有如一道无形的电波传给蓄势待发的“狼”群，贺泓勋冷静地命令：“全面进攻！”

原本静悄悄的山林刹那间杀声震天，致命的炮火密密麻麻地横扫向空中。低空盘旋而入的“猎物”以为避开了雷达警戒哨，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敌军”阵营，却没想到正中埋伏。

瞬间，三架武装直升机被击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直直坠向地面。

驾驶舱内的袁帅眼里写满了得意，为了提升视野，他抬高驾驶座把头露出车门，同时熟练地扳动操纵杆，让坦克依靠履带转速实施转向，有意杀向“猎物”空悬的后方阵地。

车长陈卫东在舱内感觉到忽高忽低的颠簸后猛然反应过来，他扬声吼

道：“把脑袋给我缩回来。”

这是战场，360度全方位都潜藏着不可知的危险，丝毫的冒失大意都要以生命为代价。身为突击坦克组组长，他不允许任何一位战士出现丝毫偏差，因为个人闪失将影响整个战局。

情绪处于亢奋状态的袁帅听到厉喝声恍然明白过来，这个刚学会走路就想跑的坦克驾驶员霎时惊出一身冷汗。他迅速关闭车门，还没来得及使用航向机枪射击保护自己，坦克已被潜伏的敌军击中，歪倒向路边的深坑。

这一幕落入指挥中心的易理明眼里，气得直跺脚：“这个臭小子！”

“驾驶员的潜望镜全部蒙上，听从车长指挥行进。”贺泓勋脑海里快速闪过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对着通话器命令道，“高射炮排从三个方向包抄过去，炮长、二炮手准备。”

意外的差池并没有令这支训练有素的营队乱成一团。听到指令后，突击小组迅速调整呈S形快速向战毅的战车前进。与此同时，隐蔽在暗处的坦克群以千钧之势倾巢而出，似是要将敌军碾压成碎片。

被视为猎物的敌军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中了埋伏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应过来，迅速排列成战术队形的武装直升机群直扑向地面，立时与坦克群形成对峙状态，似乎有意迎面对打。

贺泓勋冷峻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沉声道：“火力连进攻！”语落之时，伪装成树丛的火力连跃而出，对准头顶上方盘旋的武装直升机的坦克炮与并列机枪瞬间开火。

“轰……”

“嗒嗒嗒……”

攻击在瞬息之间展开。

打开反坦克导弹发射钮保险的直升机驾驶员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手指还没来得及用力按下去，已感觉到机身受到重创开始严重倾斜，然后

下坠。

不只是他，还有几架直升机也在同一时间受到了同样的攻击。

为避免与反坦克导弹这个宿世冤家来场亲密接触，行动代号为“暴怒”的精锐部队事先安排的重火力连先发制人，射出至关重要的几炮，令敌军多架直升机失去了发射反坦克导弹的机会，有利的战术队形几乎被肢解。

刺鼻的火药味令赫义城的战斗意识骤然觉醒，他背靠机舱壁，冷峻的脸上浮起罕见的怒意：“火箭弹准备！发射！”

“轰……”

巨大的声响引发一阵地动山摇，然后滚滚浓烟涌起。

坦克群受到高空攻击，横七竖八地乱了套。当然，这已经算是幸运，如果是真枪实弹的战争，它们肯定已经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还击成功。赫义城神情严肃，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地面，调整策略想以锥形反扑回地面。于是，他再度发出指令：“提升悬停高度，变换队形。”

然而……

贺泓勋一瞬不离地盯住显示屏，正在分析是什么力量使得受袭的“敌军”在短时间内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卷土重来。忽然，他在排列有序的武装直升机的尾部发现了动静。那架表面上看无任何异样的直升机，细看之下无论是飞行高度或是速度都起着引领作用。

深邃的眼里涌起犀利而兴奋的光芒，他抬手指了指处于机群尾部的一架武装直升机，棱角分明的脸上浮起别有深意的笑：“用防空武器锁定它。”

移动指挥中心！脑门急出冷汗的易理明心领神会，他兴奋地一击掌，抓起通信器命令：“火力连注意，目标正前方，集中火力歼灭。”

轰隆的巨响、持续猛烈的交火让这场“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惊醒了酣睡的大地。

当太阳以磅礴之势跃出云雾，用暖暖的光辉抚摩大地，战场终于安静下来。

这一场和平年代的对抗已然分出了胜负，五三二团再记装甲侦察营一功，而贺泓勋的办公室墙上已经没有位置悬挂任何象征荣誉的奖状或是锦旗了。

团长办公室里，政委宁安磊也在。团长陆湛明是地道的北方人，为人直爽不拘小节。对于对抗结果相当满意的他一见贺泓勋就哈哈大笑：“贺营长再立功勋，这名取得好啊。”

贺泓勋摘下军帽放在办公桌上：“您就别挖苦我了，一年前败给人家的时候脸丢大了。”他未忘前耻，在战前敌军火力侦察上下了苦功，巧妙地避开对方的反侦察，是这次对抗获胜的关键所在。

“胜败乃兵家常事。”陆湛明示意他坐，大着嗓门说，“再说这回可是风风光光地把失地给收复回来了。你是没看到李师长那脸黑的，比包青天更胜一筹。”说着又大笑了起来，根本忘了黑脸的是自己上级了。

想到为了这场对抗整个侦察营憋足了劲儿，贺泓勋脸上的笑容淡了：“要不是政委指示别毙得他们太狠，李师长的脸没准得更黑。”

“毕竟只是对抗，评估下来咱们团已是全胜，‘太张扬了不好。’政委就是政委，宁安磊考虑周全，况且李师长是团长的老首长，横竖顾着他的面子总是没错。

陆湛明反而不领情：“管他那么多，战场无父子。”转念想到李师长的黑脸，他又哈哈笑了，“大不了我请他喝茅台。”笑完了，他忽然想起什么，“你还想怎么毙人家啊？赫参谋长都被你生擒了。”

五三二团在对抗中取胜其实在预料之中，毕竟能让贺泓勋指挥全局，陆湛明对他的能力自然是信得过的，但生擒对方的最高指挥官倒在意料之外。

“毙都毙了，我还给他道个歉？”想起对抗结束时他接见“俘虏”的情形，贺泓勋弯唇笑了笑，自信的笑容带着几分孩子气的得意与傲气。

那天赫义城的移动指挥中心被防空武器锁定后，来不及做出规避动作的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战俘。坐在土坡上仰脸看着贺泓勋走过来，赫姓参谋长慢条斯理地拍了拍迷彩服上的尘土，开口时音律和谐有力，语气里隐藏挑衅：“不愧是王牌侦察营，让我长见识了。”

被俘还这么傲的人并不多，他当属其中之一。

相比“俘虏”的狼狈，贺泓勋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进入指挥中心之前，他在树丛里蹲了几个小时，从头到尾看着他的兵完成伪装隐蔽任务，汗水早就把脸上的油彩浸花了，作战服上还沾了绿色的草汁。他踩着军靴走过去，漫不经心地说：“还行吧，一般发挥。”

对于贺泓勋与赫义城之间微妙和不甚愉快的交集，陆湛明略有耳闻，为免在月底的比武大赛选拔上再次碰面令矛盾激化，他示意宁安磊将办公桌上的文件给贺泓勋看。

“有新任务？”贺泓勋接过文件翻了两页就啪地甩了回去，窝火地说，“这是给我休假？大学生的军训随便派谁去不行？我的排长训他们都嫌浪费。”

文件是C大的新生军训计划，指派他带人去训练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训。

陆湛明正了脸色质问：“你的意思是我大材小用了？”

贺泓勋眼神不满：“我没这么说。”

陆湛明顶回去：“你就是这意思！”

贺泓勋妥协：“团长，我带我的兵去参加个比武，又不是带他们去和赫义城打仗，您用得着紧张吗？我保证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不和他正面冲突。”

陆湛明横他一眼：“你都已经迎面冲突了，消停点吧。”

“对抗不冲突叫什么对抗？那不属于我个人行为。”意思是“团长你派我去的，不关我事”。

陆湛明被噎了个哑口无言，平复了下情绪，他才瞪着面前这个飞扬跋

扈的部下吼道：“这是命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贺泓勋还能说什么？虽然有时他犯浑的程度不亚于袁帅，但不代表他会违抗上级下达的指令。

怨气无处可发的他抓起文件腾地站了起来，语气不善：“还有什么指示？”

他横得不行，气得陆湛明转过身去望着窗外不说话。

宁安磊见状出来打圆场，他一脸温和地拍了拍贺泓勋的肩膀：“每届新生军训前都要举行动员大会，这个程序不能少，到时候你去露个脸，借此让那些大学生多了解了解军人和咱们部队……”

“开个记者招待会得了。”骨子里的桀骜不驯充分展现出来，贺泓勋拿着文件转身就走，嘴里还振振有词，“我看就是满足小学生的盲目崇拜！”走出办公室前他回身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负气般撂下话，“既然让我去，训趴下谁，概不负责。”

这个浑小子！与宁安磊对望一眼，陆湛明憋不住笑了。

回到营里，贺泓勋把文件甩给易理明：“你带兵去参加比武，碰上赫义城的人，别客气，给我往死里毙！”越想越气，他发泄般朝通信员吼道，“把袁帅给我叫来！现在，马上！”

这个行动不听指挥的臭小子，以为叫袁帅就是将军了！

熄灯号吹过，营区里漆黑一片，唯独贺泓勋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见他没有休息的意思，易理明提醒：“老贺，抓紧时间休息，别等你刚躺下起床号就响了。”

教导员其实比贺泓勋大，但部队里就习惯这么叫。

贺泓勋没抬头，眼睛依然盯着军用地图：“你是怕回家晚了嫂子和你搞阶级斗争吧？”

提到家里那位，易理明皱眉：“以前没条件让她随军的时候整宿整宿想，现在有条件在一块了又天天吵。你是没看见她那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嫂子不容易，好好的工作都不要了奔你来了，还不知足！”贺泓勋站起来倒水，喝了一口又说，“没人管的时候你想，有人伺候了你嫌烦，别忘了单身汉的日子很惨，惜福吧。”

贺泓勋属于那种训练特别生猛甚至可以不要命的人，很少谈论感情、家庭方面的事，易理明觉得意外，笑着打趣：“你这感触挺深啊。怎么的，想娶老婆了吧？哎，你别不承认，是个男人都会想。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男人？”

军营里的男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已司空见惯的贺泓勋难得不好意思了。顺手抄起桌上的文件砸过去，急吼吼赶人：“不想挨收拾的话就按我的指示去做，听口令，向后转，起步走，回家！”

易理明不以为意，边收拾桌上的资料边絮叨：“不是我说你，老大不小的人了，真想打光棍啊？政委不是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吗？你别又推了。现在的小姑娘啊，都喜欢浪漫，去相亲前准备准备。”

“我懂战术，浪漫那种艺术活我干不了。”贺泓勋抬手打断他，埋头继续研究军用地图。

“你就嘴硬吧。”易理明可不管他这个营长有多横，伸手把军用地图抽出来折吧折吧就塞抽屉里了，“军用地图再好看能比得上老婆的脸啊？今年冬天不给你发电热毯，你搂着地图取暖去吧。”

“你就是个当教导员的命，磨叽！”贺泓勋猛地站起来，架势像是要揍人，吓得易理明一个箭步就冲出门去，跑到走廊才敢顶他，“等成了婚姻困难户我看你还狂！”

婚姻困难户？贺泓勋气得发笑。不经意瞥到一页军训名单，他坐下随手拿过来，边看边自语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来的闲工夫谈恋爱？”目光从受训学生名字上逐一扫过，他下意识想起四年前接到军训任务时有人理直气壮地和他犟嘴：“你凭什么以部队的标准来要求我？你内务洁癖化是你的事，我偏喜欢内务凌乱化！”那气势和训练场上的他绝对有一拼。